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
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3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二十一

草木百篇新雨露
草木百篇新雨露
草木百篇新雨露

紛紛紛紛
紛紛紛紛
紛紛紛紛

報國忠
報國忠
報國忠

場何辨
場何辨
場何辨

傳論天
傳論天
傳論天

寄百里命
寄百里命
寄百里命

塞滄冥
塞滄冥
塞滄冥

義禮智天
義禮智天
義禮智天

詞曰人直陰陽二氣仁

金陵 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毛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驕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以詞起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詞曰

聖嘆外書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店不開到家看時肉案砧而走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
頭都收了石秀村曰可奇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調
出外跟官不官家事必然參差有勢却以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嫂嫂見我做了衣服又兩日不回故此不做買賣我
休出言自先除回鄉便去收行李整帳部來見潘
公潘公安排素餐請石秀坐定吃酒石秀曰老丈且
收過這束白帳目我有半點私心天誅地滅潘公
曰叔叔何故出此言石秀曰小人離家七年今欲回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城內纔看紅焰吐木邊又遇黑風來



去走一遭交還帳目今晚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王宗崗序始氏評

相許明目且行潘公聽了
笑曰叔叔且住听老漢說

第四十一回

明正是恩恩社士提三尺
波飛以簡喪在泉且听下

劉立德携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朝看結業經
暮念法華咒
種瓜始得瓜
種豆始得豆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立德亦是走
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立德之走幾不
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立德不忍之心爲之累
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走若非不忍於
劉琦則可以不走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
則儘可以輕於走提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
於難者乃立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

經死本慈悲

究結如何教

照見本來心

方便常明透

心地本无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潘公曰老漢知叔叔的意
思你看見不開店了因此
要丟不瞞叔叔說我這小
女先嫁本府王押司不幸
致令明自見他周年做功

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立德劉琮之死天不假
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
也然操于張繡之降則不殺于張魯之降則不
殺即于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
于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
之意在永保荆川失之則海悔則必怨怨則舊
臣之未降者或將虛枯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
即其臣之已降者見改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
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
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為我朋腋之患則可慮者
三操之籌此至孰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吳超度他因影于此兩日

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

來做功德老漢敢煩叔叔

支持一二石秀曰既如此

此再住幾日只見道人挑

經担來家請請壇場建造

功德場維回家分付石秀

曰賢弟我今夜却值當早

不得回家看顧且與你

支持石秀曰哥哥放心自

去兄弟替你料理場進去

了只見一個少年和尚入

到裡面與石秀打個問訊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立德長坂

之役子龍以一羣騎而獨能收呵此事之不可

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

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保全又

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開龍馬之力當

陽亦豈虎將之功夫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

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立德棄

荆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立德之

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于一時

一則字信于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

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立德之識不可

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立德之識不可

看恭若禮曰師父請坐隨
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
入求百秀叫潘公曰有個
師父在這里潘公所得出
來那和尚曰師父如何不
到敝寺來潘公曰問店沒
工夫那和尚曰無有甚好
物相送特具挂履墨策聊
表微意潘公曰如此多謝
教石秀收了入去只見婦
人從樓上下來放輕球
便問叔誰送物到來石
秀曰一個和尚送來那婦

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于用
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
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
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玄德初無益
于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豈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天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
妻也吳夫人驢死托壯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
托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死臨
難之托子更難于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
又在東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襄陽

八笑曰是師兄海潮聚裴
如海原是裴家絨線舖小
官人出家因他師父是我
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
爺長奴兩歲叫他做師兄
叔叔晚間听他請佛念經
極好清音石秀曰原來恁
地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
尚合掌打個問訊婦人曰
師兄請坐和尚曰做寺新
造水陸堂正要請僧去
看只恐節級見怪婦人曰
先打死時曾許下血盆經

長坂一篇玄德與眾將以二夫人并阿斗東三
西四七折八瀟諱則不能加詳畧又不可偏畧
廣筆至此幾于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
德眼中敘出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
敘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
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雷王
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
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懶又有旁筆
寫秋風寫秋夜寫胡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
百姓無不點綴描盡于當實史記至項羽垓下
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
子弟寫韓信調軍寫聚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

國當陽長坂之交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

來截在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

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

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逐一齊渡河盡望

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毀水止之火却說

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

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

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四面圍山一面

填塞白河令人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

人劉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

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一縣為蕪粉矣

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傳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

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荆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

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

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須

願也要到寺遠處只見了

嫖托出茶來那婦人拿起

一盞茶雙手遞與和尚那

和尚一邊接茶兩眼只顧

看婦人那婦人嘻嘻笑着

不意石秀在布簾裏張見

心中忖曰真信直中直須

防仁不仁我幾番見他對

我說風話我只以親嫂待

他原來這婆娘不是好婦

人走將出來那婦人放下

茶盞便曰叔叔請坐那和

尚虛意問了御賢便起身

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

場那婦人送了和尚出門

自入裡而去了不多時洵

是暗

來睡曰他若不來貽笑千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與徐

其必來今者遣徐庶劉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

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

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

而遣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之

後兵以示虛惠千百如耳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德孔明接見其訴誓曰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

起來僧吃了齋復入道場使君乃假冒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
石秀假誰肚疼自去板壁城恐不可守官速作行計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徐德
後假睡那婦人自去支持和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
做到四更眾僧困倦那婦人人叫了嫖請海關黎說話
那和尚來到這婦人向前也扯住和尚袖子曰師兄明
日收功德時就對我爹七焉說血盆一事不要忘了和曹尚曰只怕這個叔叔好生操利害婦人曰他又不是親言骨肉海屠黎曰如此小僧玄德放心石秀張良曰可操曹操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

信地豪傑却撞這個淫婦若當夜道場滿散婦人上樓則夫睡欠口海關黎又換了後登齊整道衣迎天來那婦來人所得忙下樓來接入裡日面坐了婦人曰師兄夜來我勞神和尚曰今日特來謝等你賢妹要還心原請個疏我頭婦人請父親出來商議老曰我要還血盆經原明日携師兄作會先教師兄回寺之念經我和你明日去寺裡何証明了伴大事潘公曰只生恐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欲逕來敵樓上叱軍

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手何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之何生哉欲投江而死之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為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左右急救止則為假百姓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上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賢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則已既已則携之豈可携其半而棄其半行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則催船更渡乃必然之勢也遍上遍擁旌旗壕邊密布鹿角賢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姓亦以百劉姓証明了伴大事潘公曰只恐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逕來敵樓上叱軍



恐明自買賣要娶婦人曰
 有和叔叔在家不妨便將
 銀與海關黎作會錢相別
 去了當晚楊維回家婦人
 教潘公對楊維說道我媽
 媽臨死時女兒許下血盆
 經願報恩寺明日作舍我
 和女兒去寺裡証明先說
 血你知道楊維曰大嫂你
 別我說何妨婦人曰只怕
 你噴怒不敢對你說次日
 五更楊維自去屋頂叩雲

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
 姓則城申忽有一將引數百人徑上城樓大唱察瑁
 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
 投何得相拒突如其來眾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
 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
正十數回之後引
 早十此處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
 現出妙當下放戶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
 諸者至此必謂劉皇叔張允此時張飛便躍馬欲入
 必死而立德此時必入襄陽矣魏延只道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姓為重魏延只道
 德勇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
 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龍應過一
 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

詞二乘騎子迎見也打珍邊混殺賊聲大振立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
 了灌公換了衣袞對石秀
 曰相煩叔叔照官門前老
 漢和拙女同去還原便回
 石秀笑曰多燒好香回來
 石秀中心已知其意潘公
 和迎兒跟着轎子前望

願入襄陽處處以百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
 先取江陵為家木要取江陵誰知立德曰止合吾心
 於是引着百姓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
 申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立德而去此之謂鬼
 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赤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
 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立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為後救黃却說立德同行軍民共數萬大小車數十
 忠伏線輔挑擔皆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立德率眾
 躬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兒寄托之
 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兒英靈垂救荆襄之
 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哀是假

恩寺而來有詩為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禿鬚結力安叙裙
 謾言至利還經愿
 却向僧房舍雨雲
 那海關黎賊秀單為這婦

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哀是假

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怕

其哭。雖為劉表而哭却為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

楊維得眼故此不能勾上

百姓而視處處以百姓為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隻即日渡江起來也眾將皆

手四這一夜道場見他十

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將今雖民家數萬日行十餘里

分有情約定日期賊禿在

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

山門下等候看見轎子到

百姓先行為上立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

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這

人歸我奈何棄之不携百姓則已既已携之豈可携

婦人和潘公到水陸堂上

千前而棄于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百姓聞立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頌之曰

恭祀三寶海閣黎引到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勸三軍

截堂菩薩面前証明了請

至今憑弔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眾僧曰去吃齋湯和尚曰

却說立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遣兵不久則

請乾爺和賢妹去僧房拜

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

茶引到小廚房裡潘公和

乘船會于江陵方知前日為劉琦回策也且早為今日立德伐着立德從之即

地見立在側邊和尚教待

修書令雲長同孫乾同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

者托出諸般素物排在桌

斷後為長坂趙雲保護老小為當陽其餘俱管顧百

上那和尚斟酒來說道乾

姓而行處處以百每自只走十餘里硬歇却說曹操

翁滿飲此杯老見飲罷和

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

尚又劝曰無物相待賢妹

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

暢飲一盃迎見也吃了一

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督整奇兵設于險處

杯那婦人酒多醉了和尚

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振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

曰難得賢妹到这里再飲

而定此難過之機不可失也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

幾杯那婦人醉了情動便

事劉琮即不行若若能行之是一時快之亦幸有以談其言告蔡瑁琮叱王威曰汝不

自我要看佛和尚把那

知天命汝敢妄言威怒罵曰曹國之徒吾恨不生啖

婦人引到樓上臥房鋪得

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不致死而王威瑁遂劫張

十分齊整婦人看了自你

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詭倖操問荆



少個娘子那婦人笑曰你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便討一個不妨和尚曰那水軍八萬共三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得這般施主那婦人便曰亦是供給一載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操日戰船多迎見去看待潘公那和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小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伏為赤墜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為荆州之主連許兩番誰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元乃詔倭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埋會誰誰可恨可愛却說蔡瑁張元歸見劉琮其言



能終夜歎歎必然害殺小曹操許保奏將重永鎮荆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僧婦人曰我已尋思一計人齋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操撫慰我丈夫一個月有幾日當早即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年土雷我自冒迎駕每在後門伺候若丈夫不在我便以燒夜香你便不來不妨你尋個報曉頭脫後面敲木角叫佛便好出去一者得他外面看顧你方知天明和尚大喜婦人曰我快回去你真勿失約那婦人整理雲鬟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開了樓門下來教迎見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行

起潘公海國黎直送到山
 門外那婦人作別回家和
 說海國黎本房原有個道
 入今在寺後小巷中過活
 每日五更去敲木魚功人
 念佛海和尚喚他來房中
 安排好酒相待又取銀子
 與他切道這恩此子必有
 用我處乃問曰師父但有
 使令小道當向前海和
 尚曰我不瞞你今有潘公
 女兒和我往來約定後門
 有香桌在外時便教我

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
 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再從屏風後
 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至午禁喝令
 軍上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眾軍所殺死節
 者有沮授審配荆州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
 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
 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
 隱避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香
 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
 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意之隨命于襄陽



次你先來看採有無我統
 可去又要免你每日五更
 可就來後門把大木魚敲
 高声叫佛我傾好出來胡
 道這事容易當時確究

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
 使人探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
 不能使其上保全境土心實悲慙無顏早見耳言訖
 欷歔流涕與袁紹之客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
 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首
 領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操教

這天剛是初九
 請看官曰紅娘子
 却把詩句哄出來
 又李道吾先生詩

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
 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之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
 說立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
 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

發婦淫心不可提
 自送温存會賊黎

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立德
 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不特

光頭禿子何堪取

又約裏情在夜時

若無若秀机關到

怎改楊雄這路迷

碎骨分屍也不顧

翠屏屏罵罰心違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駕

未晚自去監裡上宿這迎

見排了香桌那婦人在一

邊候候初更左側一個人

戴了頭巾閃將入來迎亮

問曰是誰那人也不應除

了頭巾認出光頭婦人見

見公親至事必請家孔明允諾使同劉封引五百軍

先往江夏求救去了孔明既去孔明又行當自立德

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

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未嘗與兵來先寫立德

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神古一課失驚曰此

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王公河連乘百姓而走立德

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慮慮以百姓

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立德聞前面是何處

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立德便

敘就此山北住時秋去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

聲遍野聲又說李華語古戰場交曰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未嘗不悲然悲也今此處被彼二語倍覺凄涼

是海關黎軍一聲賊亮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

好見識兩個搭抱上樓去

了迎見撥過香桌自去睡

了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

如魚似水自古歡娛嫌夜

短只恐金雞報曉聲正在

綢繆听得木魚响叫佛和

尚婦人夢中驚醒和尚披

衣起來曰我去了婦人曰

不可負約和尚依然戴了

頭巾迎見開門放他去了

人自道曰為始便是楊

雄去那和尚便來家中

喊聲振地而來立德大驚

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

當立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

一條血路救立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立德罵

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交腹羞慚滿面引兵

自投東北去了交明尚有良心張飛保着立德且戰且走奔

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立德方纔歇馬看至下隨

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

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此處寫得七零八落立德大哭

曰十數萬生靈皆因緣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

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先言百姓次言諸

將老小處處以百

正惶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糜芳

潘公未晚先睡迎兒已自在玄德帳中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馬槍

做却報趙雲降操是借了只是嚇石秀目鳳芳日中反觀下文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交安肯

此往來一月有餘石秀有反乎立德之言是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

這件事望心每每委決不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疑

下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正反觀趙玄德曰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

每日只听得報曉頭曉來貴所能動搖也知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

巷裡敲木魚高聲叫佛石此却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

秀是個乖資的人思忖曰何故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

這條巷是條老巷如何有趙雲至此為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這頭陀連日早敲木魚叫良文觀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子龍此去必有

佛事有可疑當夜十一月趙雲非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中旬之日石秀正睡不着良文觀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子龍此去必有

只听得水魚直敲入巷裡趙雲非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

來到後門口叫道普度衆求馳騁冲起塵土以為疑兵玄德能用智想飛却

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親自橫矛立馬于橋上向西而望處攔按張飛以

秀聽得叫得躑躅便跳將下單救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

起來去門縫裡張時見一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

個人帶頂頭巾從黑影裡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

走將出來和頭陀去了上今日軍中失散有向面自去見主人不如去决一

聞道見關門石秀嘆曰哥死戰好之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敘明不歸東

可如此豪末倒被這婆娘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

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夫乘負二縣百姓啼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加男

明把猪出門賣乘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趙雲

飯後送到州衙前州橋邊百姓是以為筆佐正筆趙雲

過湯婆問曰兄弟那里去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

來石秀自正來尋哥哥又省草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維曰二主母乘

維曰我當為官事位都了真伏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
曾與賢弟叙話且和你去
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等鬪不得故臥
在此只糜芳中箭簡雍着鎗作兩路救法雲乃將從
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交着二卒扶護簡
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反尋主母與小主
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
而去妙在不敘簡雍一邊歸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
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
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
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白
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雲海中救出又
下落軍士只說一個雲見說也不信軍士急縱馬望
夫人却有下落俱妙雲見說也不信軍士急縱馬望



敢說今日看得仔細來維
南起去寫相善心惟無服更救軍士不獨簡雍與軍
司可直言休怪揚維曰你
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携而走雲大叫曰內
且說是誰石秀日前做道
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
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賊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現
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
雜下百姓內步行與簡雍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
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夫
口中點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
接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被縛
借趙雲眼中點出又自筆心糜芳中箭背後一將字
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寫得參差歷落妙背後一將字
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登住糜竺
此石秀曰哥哥息怒今晚正裏解去獻功補敘明白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

都不要說明目只推做上直取淳于道遠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
 宿三更後却回來敲門那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
 廐必然後門走兄弟一把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于橋上大叫
 扯住馮哥發落楊雄曰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此特已知不反又問雲曰我
 兄弟說得是兩個再飲只見兩個盧侯叫楊雄曰那
 里不去尋節級來知府在花園裡叫節級來教我
 們使極揚雄便叫石秀先行自和盧侯到後花園中
 使棒知府大喜取酒賞了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
 十大鍾揚雄醉了眾人扶騎那婦人見丈夫醉了和
 德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鉄鎗背着一口劍那十數
 騎躍馬而來趙雲勇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
 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妙在此時
 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
 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簡雍報信
 中補敘出來又極省筆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

迎見接上接去楊雄坐在

背劍之將夏侯也本為曹操首劍曹操有寶劍二

康上迎見去脫靴婦人與

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今夏

他除頭巾楊雄看見妻

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鉄如泥鋒利無比補敘寶劍

怒上心來罵曰你這賤人

倚天陪青釭急中偏有此緩筆世中偏有此問筆當時夏侯因倚天勇力皆

臉臉潑婦那斯敢來大虫

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據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

口裡討酒我手裡拿到不

鎗刺死拿了那口劍看鞘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

得輕放了你那婦人吃了

是寶劍也再補寫實遂捕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

一驚楊雄睡到五更酒醒

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一身得了青釭雲並無

討水吃那婦人遞水與楊

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蔡夫人消

雄跪了桌上殘燈尚明楊

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

雄問曰大嫂你不脫衣來

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報

睡婦人曰你既醉了怕你

要吐那裏敢脫衣楊雄曰姓報信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



我不曾說甚麼來婦人曰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牆下枯井之傍啼哭
往常吃酒醉便睡夜來有
些放不下揚雄又問石秀
兄弟這凡日不曾和他吃
酒婦人也不應坐在床上
流泪嘆氣揚雄曰為何煩
惱那婦人曰我當初爹娘
把我嫁王押司誰想半路
相拋如今嫁你十分豪傑
誰知不與我做王楊雄曰
誰敢欺負你婦人曰我說
與你結義兄弟有初到
家時也好向後見你不回

先將土牆枯井
于此一逗妙
將軍呵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
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待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
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
難患難之中糜夫人能扶持付托勝如已出更自
得雲曰夫人受難害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
雲曰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
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過檀侯不可無馬此子全
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
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去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
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
帳乃將阿斗請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

來昨日早晨我在厨上洗
面這廟後後面走來看見
沒人便伸手來摸我胸前
曰嫂嫂有孕也被我摸脫
了手不待說聲張起來又
怕隣舍知道取笑等回
來却又醉了故不敢說我
恨不得吃了他你還問他
怎麼楊雄听了大怒便罵
曰阿斗個皮雞回骨知人
知面不知心這廝倒來我
面前說海闊天空許多情事
不是我親兄弟走了出去

人知照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
人在長坂坡托阿斗于子龍一樣你托之重趙雲
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前邊喊聲
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
勢迫事險心忙糜夫人及棄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
井中而死人里知道雲不情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
人亦奇後人有詩證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 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
枯井土牆枯井前出此處掩蓋解開勒甲絛
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呂布獻女兒在皆甚
是累糜趙雲裏阿斗
在懷類 綽鎗上馬真有一將引一隊步軍來得如
此危急

便罷揚雄天明來對潘公
 曰從今日休要做買賣把
 肉案都拆去石秀正來開
 店只見折了肉案笑曰這
 是奇也醉了出言走透酒
 息倒被這婆娘使見識反
 來怪我若與他爭辨教奇
 哥弄出醜來只是別作計
 較便收拾行李來辭潘公
 曰今日可也收拾肉舖小
 入告回潘公被女暗分付
 也不留他石秀相辭去了
 只在近巷內尋店安歇

人見其妙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
 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倒殺散眾將衝開一
 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
 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提鎗便戰約
 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却
 鞭而行不想跌蹶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者
 至此必謂趙雲不免矣張郃提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上坑
 中蹿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亦太奇事不是
趙雲保阿斗此
 却是阿斗與後人有詩曰
立德擅操彷彿相似征馬衝開長坂圍
 紅光閃閃龍飛
 四十二年黃命主 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

思曰楊雄待我最好要與

大叫趙雲休走又有二將使兩般圍器械住去

他明白此事如今且去探
 他幾時當牢上宿到晚上
 楊雄門前探听只見牢子
 取舖蓋出去石秀自今晚
 必然當牢上宿四更起來
 帶了腰刀趕到楊雄後門
 伏在巷內五更時分只見
 頭陀挑木魚在巷口探听
 石秀在後一手扯住
 把刀去項上放着低喝曰
 倘若高聲便殺了你你好
 好實說知前叫你來這

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顯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却
 是袁紹手下降將長紹降將正
與子龍映射趙雲力戰四將曹軍
 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
 如瀉泉般退眾軍將直透重圍立德逃難腹良馬子
龍殺將賴寶劍一馬
 復相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
 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
 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
 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
 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
 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
趙雲却使趙
 一場殺趙雲懷恨後主直透重圍欲倒大

的頭呢曰你饒我饒說石旗兩面奪棚三邊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
秀曰快說來我饒你頭呢十餘員無敘一句省後人有詩曰
把根出說了一過見今海
和尚還在他家睡着我敲
得木魚响時他便出來石
秀曰借你衣服木魚與我
頭陀把衣服脫下被石秀
一刀把頭砍死在地穿
了衣服把木魚敲入腔內
東海和尚所得木魚响連
忙起身走出後門石秀只
頭敲那木魚海和尚喝曰
只願敲做甚么石秀也不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急急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
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鐘繇鍾紳兄弟
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
縛上已作一收不正是
想此處又起 魏離虎窟逃生去 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陳設他走到巷口一交於

殺了你只待我剗了衣服
便罷即將衣服脫了一刀
砍死在頭陀身邊將了兩
人衣服捲做一團回家去
睡却說城中一個賣糕粥
的王公與小僕早挑一担
糕出來尋草市來到死
屍邊却被絆倒把一担糕
拋在地下只听得叫道
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
里王公扒起來攙了兩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
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
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
後臨時之虛聲足以從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
雲等非若今人之全無虛聲而無實際他人嘆
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
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
立馬十橋上而曹兵疑為誘敵之計若非有孔
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膽當時曹操又未必
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

血跡隨言所得開門出來
把火搖時遍地都是血跡
兩個死屍在地下眾隣
舍一齊拿住老子要去官
府稟告正是屋漏更遭連
夜雨行船又被打頭風且
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楊雄大鬧翠屏山

時遷火燒祝家庄

古人遺訓大叮嚀

氣運財花少去規

李白沉江真鑑戒

綠珠碎玉更分明
銅山崩道人何在
爭帝圖王客已傾
寄語明良須省悟
伏貧四字白頭也

却說眾隣担王公到薊州
應自告知府哈總陞堂一
行人前跪下王老告曰小
人賣強營生今日起早只
願走路不弄一箇一交絆
看口裏兩個死屍在地一
時失言出起被眾隣拿住
到官下單請大明鏡詳察

長之先聲足以尊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尊人而
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尊人耳

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測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
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
然從來豪傑不過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
于父而其福則過于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
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
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王賴虎將之力
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王之福而不死為之
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殺翼陽忽
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

之所不及也劉表為孫權之仇劉表孫權孫權
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
所不及也唯猜測不及所以為妙若觀前事便
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
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
不大怒則不大氣當于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
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立德之時懷
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瀘橋斷橋之後立
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
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
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

知府隨即取去供狀叫里
甲件作同王老一千人等
檢驗人首明白回報衆人
登壇看驗已了回州稟
知府殺死僧人係是報恩
寺開教裝如海傍頭唯
係是寺後胡道人三尸不
挂一絲招下兇刀一把項
上各有砍死刀痕知府叫
捉本寺首僧問其原故俱
各不知緣由當案孔曰
曰二尸赤体必是和尙幹
不公不特之事互相殺死

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
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
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立德結絲權爲援曾肅亦勸絲權結立
德爲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
偏使人來求我若曾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
沒趣矣妙在曾肅來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
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
孔明並不挑撥曾肅曾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
明之巧也曾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
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立德設意作難孔明勉強
一行又孔明之巧也亦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

老之事知府叫隣

言必听候只首令本

儀棺木盛殮立了文案隨
卽發落了那衢州城裡子
弟都知此事做成一詞曰
耐耐禿賊無會做事直
恁狂蕩暗約嬌娘娶爲
夫婦永同羅帳怎奈貴
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
遭勤殺死二命于黑巷
今日赤條條甚么模樣
五雲齊腰接岩畏虎全
不想担頭經上曰蓮藕

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
真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
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
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
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曾肅說出比前二段
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
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
口贊成此則既等曾肅說出來時却又詭言不
肯愈出愈幻愈轉愈虛心悅目茂以過茲
却說鍾繇鍾紳二人攔在趙雲廝殺趙雲挺鎗便刺
鍾繇鍾紳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

母生天這賊充為娘身
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
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
喪 御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

這件事滿城都講動了那
婦人聞知大驚只是暗地
叫苦楊雄在府裡聞知殺
死和尚頭陀猛然思此事
定是石秀做出來我前日
一時間錯怪他且去尋他
問个真實走過州衙前來
看見石秀便曰兄弟你是
不誠實人我一時酒後失
言被那賤婦瞞過了今來
尋賢弟請罪石秀曰哥哥

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
讀着着急○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我是個同大立地好漢姓
何肯做這等之專怕哥也
日後中了奸計因此將和
尚頭陀殺了衣服都剝在
此與哥哥看楊雄見了心
頭火起便曰兄弟休怪我
今夜碎割這賤人出這口
氣石秀笑曰你又不曾捉
得他真後如何殺得他哥
哥依我說此間東門外二
十里有個翠屏山好不僻
靜哥哥到明日詐說多時
不曾度香我今和你同去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矣偏
馬之愈覺其適間成勇真窮
見張飛挺矛立馬于
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
富之 本欲殺子龍而來今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反得為子龍之援妙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
見玄德與眾人懸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
泣 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
泣悲其前之相失也此皆至性至情 雲喘息而

把那婦人賺將出來與迎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堅虎
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借交明眼中寫一
里等候把這是非都對得張飛○此處按下
明白那時隨哥哥發落楊可知點樹技十馬尾勤住馬不敢近前是妙計俄而曹仁李
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飛
同來你休要誤了石秀曰又描一句在諸將怒目橫矛立馬于橋上眼中再寫一張飛又恐是詐
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正寫張飛又扎住陣脚一
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
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鐵旌
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
張飛眼中飛乃厲聲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我乃燕人
寫曹操時方喝妙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我常言如巨雷曹

你同去拜還潘氏曰你便岳廟燒香愿昨日夢見神人說我舊愿未了今日和
氏曰我向日許下東門外岳廟燒香愿昨日夢見神人說我舊愿未了今日和
說話次日清晨起來對潘岳廟燒香愿昨日夢見神人說我舊愿未了今日和
白去楊雄曰此原是說親軍聞之盡皆股栗不圖百時聞者股栗即今日曹操

許下的必須和你同去潘請之猶覺其聲如在低上曹操
氏曰既是如此即便同行急令去其傘蓋了曹操一喝早喝去回顧左右曰吾同會
打扮得齊七整七上了轎聞雲長言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
子迎見跟着出得東門來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
揚雄暗囑轎夫曰與我抬于此處提照出來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
上翠屏山上去我自多還其聲愈猛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槩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中乃挺矛
你轎錢來到翠屏山都是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中寫一張飛乃挺矛
人家乱坎並無巷舍當下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喊
揚雄把潘氏抬到半山教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
轎夫歇下婦人出轎來問下第三喝直喝死操便回馬而走于是諸軍眾將一
曰却恁地來這山裡楊雄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
曰你只顧上山去分付轎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

夫只在此間伺候楊雄引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死戰有死戰之勇此日寫張飛不戰不戰之威而樣後人有詩讚曰

長拔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 獨退曹家百萬兵

秀先在上面見那婦人來到近前日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答曰叔叔怎的也

到此專拜嫂嫂楊雄曰你前日對我說叔上多遍把言調戲你又將手摸你胸

前今日這里沒人你兩個對个明白那婦人曰那過去的事這說他做甚這石

絕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此寫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餘威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

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騎擄去馬

尾樹技細令將橋梁折斷失等然後回馬來見玄德

秀眼曰嫂嫂你怎說這話正當可也而前說個

明白潘氏曰叔叔你沒事自把嘴兒提做什麼石秀

日嫂嫂不步請教你看個証見便去向誰取出

海和尚并頭陀衣服撒在地下日你認得那婦人

看了無言可答石秀對楊雄曰此事只問迎見便知

詳細楊雄一手持了明晃晃的刀一手執了頭碗下

喝曰你這賤人好好說來

飛聞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折斷橋梁波必

追至矣妙在不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

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折斷

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家雖

涉江漢可填而過限一橋之斷方說則緣故

處折斷橋梁是翼德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

投漢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便張遼許褚探長

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

斷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遂傳令差一

萬軍速搭三座浮橋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

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

饒你性命贖了一句生把誰謀曹操之信是信張飛遂傳下號令人速進兵却
 你剝做肉泥迎見泣曰不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
 于我事我說便了却把借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於
 房飲酒一事上樓看佛起相似急命趙雲准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
 至旬夜偷情事因逐一說釜中之魚阱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
 明石秀曰可也這話不是縱虎歸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箇箇奮
 兄弟教他說的請哥上問威追趕有此一通更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
 嫂嫂明白楊雄揪住潘氏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當頭那員
 喝曰賤人了頭招了你休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兎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
 抵賴再犯實情對我說明身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
 饒你性命潘氏只得把偷截出雲長一過事于此處方絕曹操一見雲長即勒
 和向的事招認了百秀曰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傳
 你怎的對哥說我罵戲

你潘氏曰你哥上前日醉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

罵踐我只是叔叔看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同斗

出破綻說與他知我却把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說

這假話來支吾實是叔上當陽之事敘得雲長嘆曰曩日獵于許田時若從

並不曾如此石秀曰既是敘得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第二十四回中事忽玄德曰我於

說明白了任從哥如何此時亦投鼠忌器耳又追解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

措置揚雄曰兄弟你與我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故作驚玄德大

除下賤人首飾剃了衣髮驚不特玄德喚驚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

我親自伏侍他石秀把自者至此亦為喚驚立于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

箭衣服都剝了楊雄割下先聽其言後見琦過船哭拜曰聞叔

兩條裙帶來把潘氏綁在其人敘得變化視之乃劉琦也

樹上先一刀把迎見釋父困于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

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呼叔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

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

海身百書
叔救一救石秀不應楊雄
把刀指罵曰賊人我一時
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
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疑是吳軍此在劉琦
弟情分久後必然被傷害
了性命這等淫婦不知心
肝五臟生得怎的我且看
一看一刀取出心肝五臟
挂在樹上却與石秀齒議
日姦夫淫婦如今都殺了
只是和你如今從那里去
安身石秀曰哥七不去投
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
有詩為証

姦夫淫婦說因依
傾刻尸骸化作塵
若要被除災與禍
梁山泊上好安身
楊雄曰只恐那里無相識
不肯相留石秀笑曰前日
哥七認我兄弟之時在酒
店裡我和他吃酒的那兩
個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
保戴宗一个是錦豹子楊
林他與小弟相契楊雄曰
既有門路可望山後走去
楊雄使插了腰刀石秀拿
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一
則勢反孤矣持約劉琦接應却又劉琦曰軍師之言
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曹至江夏整頓軍馬俾富再
回真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
五千軍守真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真口却又重
到江夏化之極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
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
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
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
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
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三十其餘眾
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

了桿棒正行間只見松樹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一旬當用何計破之皆後走出一个人來叫曰清平世界把人殺了却去梁山泊入夥我所多時了楊雄看時認是時廷乃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做些飛鷹走兔偷雞盜狗勾當在蘄州府裡吃官司得楊雄救了因此認得人都叫做鼓上蠅怎見得時廷好處但見

骨軟身軀健眉濃眼目鮮形容如怪族走步似

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尋喪因說劉備

飛仙夜靜穿牆壁更深
透屋簷偷營高手客鼓
上端時廷

使撫劉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孔明欲得荆州肅亦欲得荆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操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操是魯肅識見過人處權喜從其言即遣肅齎書往江夏

楊雄問時廷曰你待要怎麼時廷曰小人在這里所見奇奇在此行事不敢出來冲撞所說去梁山泊入夥二位携帶小人同去何如石秀曰既如此便行三人自取小路望山後接梁山泊去了那兩個驕天在半山裡等至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上山去看

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正寫魯肅一邊要來却又寫孔明一邊要拜机括相投投甚妙使南北相持吾等手中取利有何不可的的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答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眾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謀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此句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是實玄德

時只見一群老鴉啄那肚白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
 賜吃驕夫大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奔到州府
 首告知府隨即差知縣帶了件作來翠屏山檢驗尸首訖回稟知府曰檢得婦人一名潘巧雲剖在松樹邊使女迎見殺死在古墓下遺下一堆和尚衣服知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眼見得是這婦人與海和尚通姦那使女頭陀作脚這百秀路見不

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寫孔明之智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道信覺出色人弔喪否問得筋節孫策之死在二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仇安得通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第七刑中又忽于此孔明曰然則魯肅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處提照以仇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遂謂玄德曰重情也到之事然其來意則可猜測矣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諺所云門角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玄德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真寶為欣慰近

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殺死婦人使女只問這二人便知端的即行文書出給賞錢捕獲那驕夫放回那潘公收殮尸首却說楊雄石秀時狂離了荊州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庄不覺天色晚了望見一座客店三人入到客店問有酒肉店庄小二曰今賣盡了肉好酒却有時迂曰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楊雄取一股銀兒來把與

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故問此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孔明分作三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次相見妙甚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日亮已盡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權請教曰力未及恐然要命肅曰皇叔今將止于權助力却妙在不直說出來此乎肅通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備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品往投之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士遇人相請本是

小二買酒石秀見屋簷下

閑坐在家只說要判別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存辭本是投人聘他只說又有別家投聘可發一笑也

揮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店

主人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這近孔

主人曰你店裡怎地有

明日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

家留在這里石秀曰你三

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

人是誰小二曰前面高山

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

換做獨龍岡上面便是

大事魯肅此時更耐不得只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

人家住宅方圓三百里

車自來無憂恐慮費論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

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新

說出孫權來又故諷味開一句然正是逼近一句言

奉三個兒子為祝氏三

傑庄前庄後有七千佃戶

各家分下兩把朴刀我這

相見請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

里喚做祝家庄常有數十

却待魯肅請他連請寫瑾在彼並玄德曰孔明是事

不提起亦待魯肅請出

不提起亦待魯肅請出不可言玄德曰孔明是事

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

半胸只是孔明魯肅

分下朴刀在此石秀曰他

便依此一句斜釘相

分朴刀在此何用小二曰

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

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

肅一味若實孔明立德雨下

賊人來借糧因此准備石

會意難勝做勢好看之極

秀曰我問你買一把如何

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那來正是

小二曰不敢賣器械上却

只因諸葛扁舟去 致使曹兵一旦休

編着字房小人吃不得主

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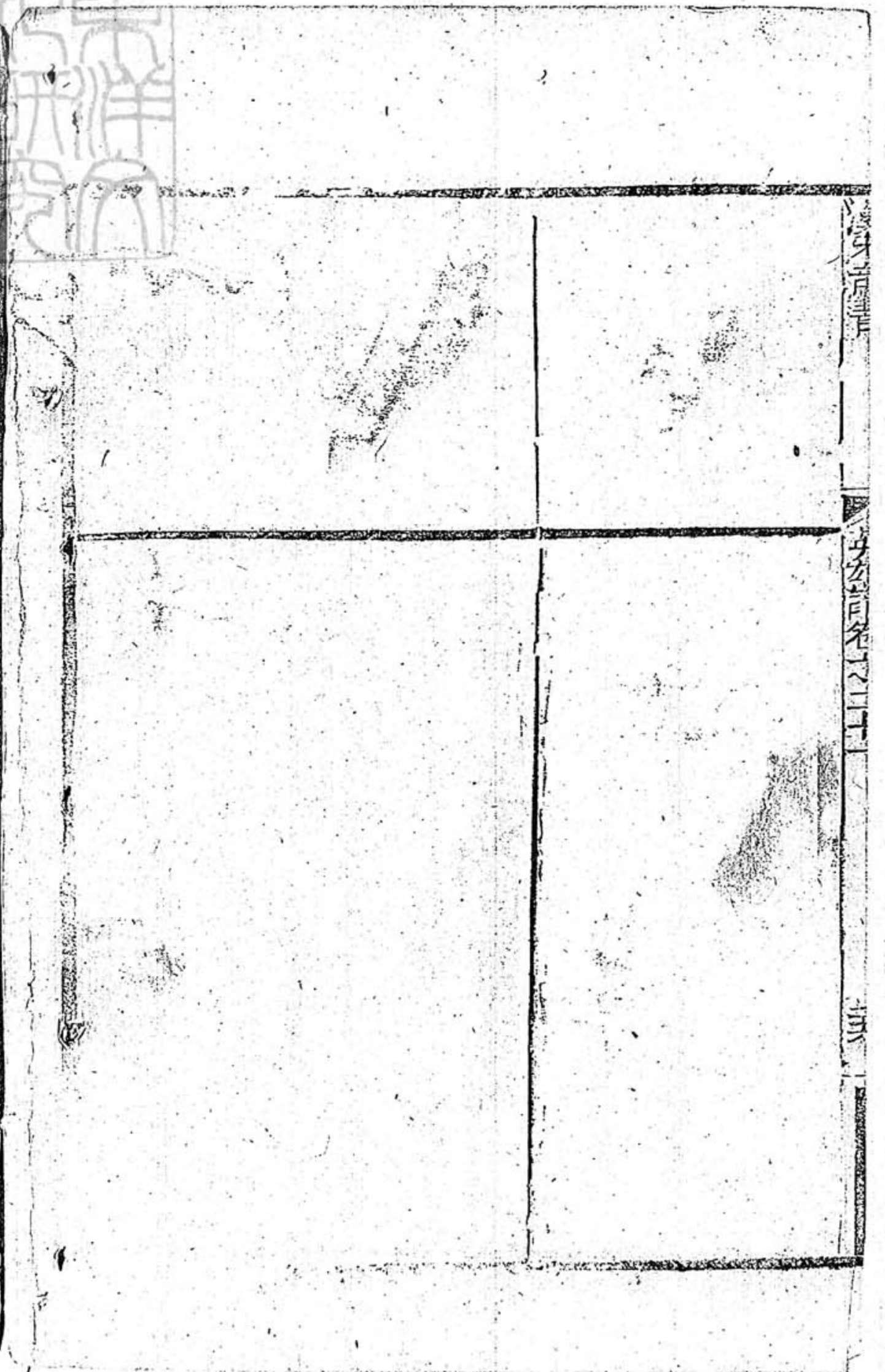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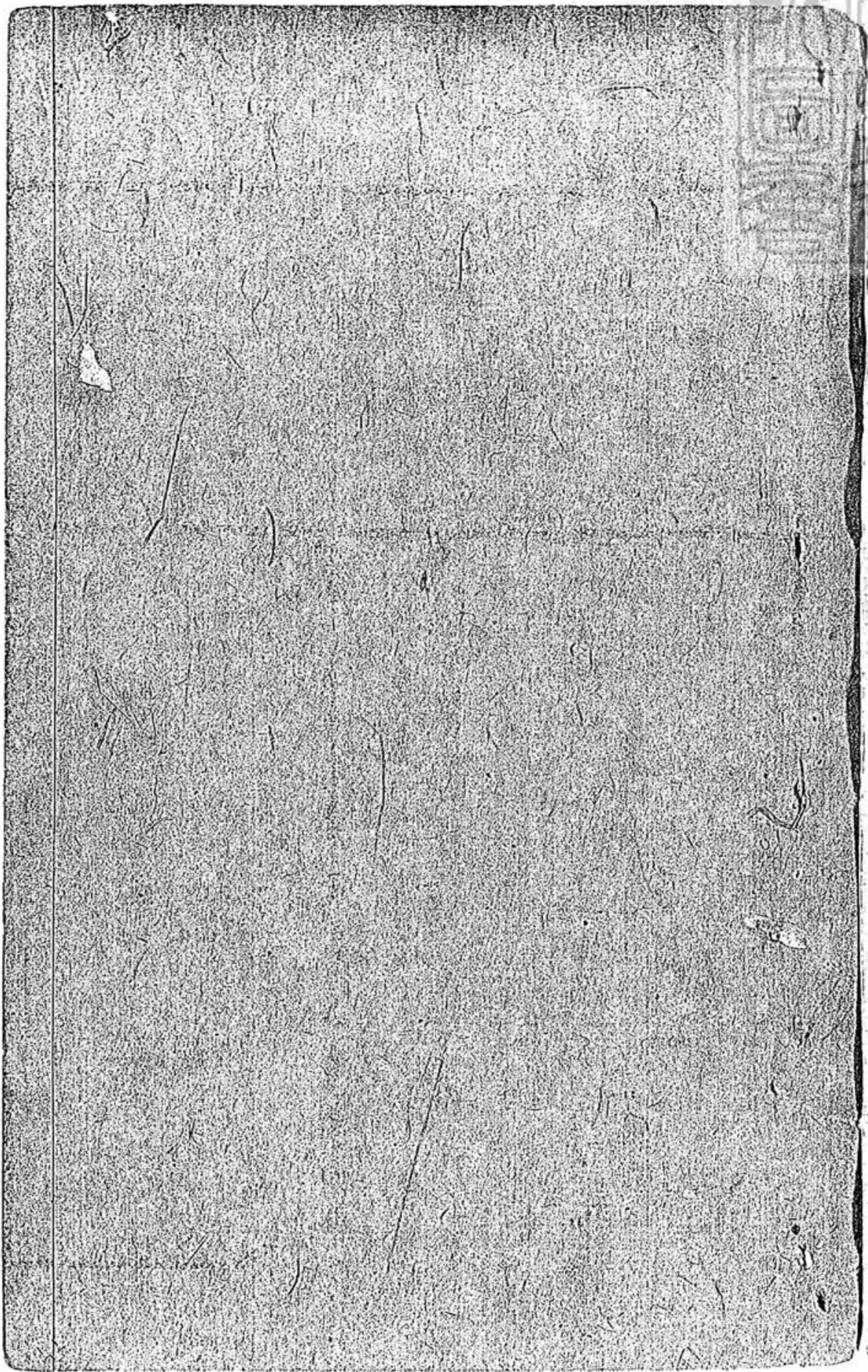
人家棍棒石秀曰我自取

笑你來吃酒小二曰小人

不會吃酒先去取了楊雄

石秀又自吃了一回只見

好送吳陸目的提出一隻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三

五
行
書
局
藏
書

